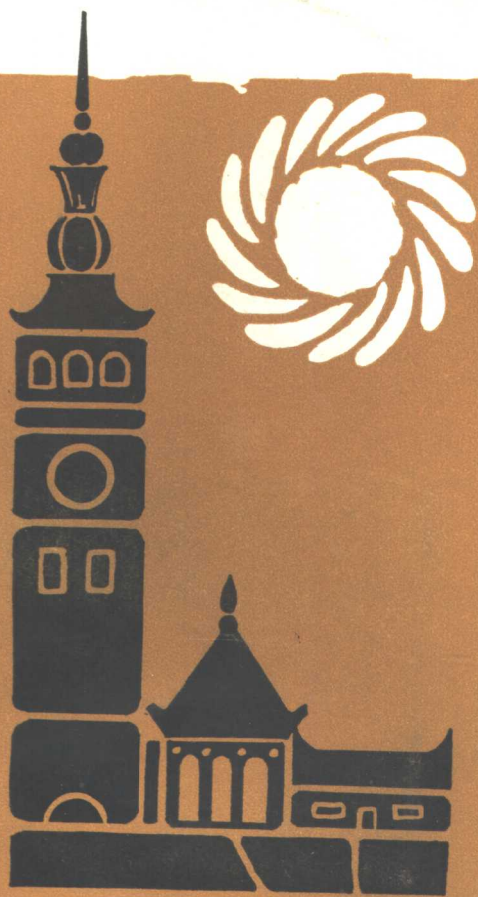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现代地狱记游

布扎蒂短篇小说集

图书馆

现代地狱纪游

〔意〕迪 诺·布扎蒂 著

张继双 张志春 译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现代地狱纪游

〔意〕迪诺·布扎蒂

张志春 张继双 译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9.75 字数: 143 千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8,300 册

书号: 10088·860 定价: 0.83元

目 录

现代地狱纪游·····	(1)
埃莱比车厂·····	(50)
魔服·····	(59)
赛索利大街外传·····	(68)
盛名之下·····	(82)
弄假成真·····	(90)
艾斯坦赴约·····	(99)
油炸团子·····	(108)
权力和人情·····	(114)
蛀虫·····	(123)
心甘情愿·····	(134)
最虔诚的修士·····	(143)

教会学校·····	(150)
泥石流采访记·····	(157)
替身作家·····	(169)
海王星·····	(181)
楼梯之梦·····	(189)
医生的话·····	(194)
“我只给女儿要一个球！”	
·····	(201)
嫉妒·····	(212)
作家的秘密·····	(223)
朋友们·····	(229)
原子弹·····	(240)
虚度的时光·····	(249)
凯·····	(252)
五兄弟·····	(261)
鼠害·····	(269)
妈妈的回忆·····	(278)
情书·····	(285)
神秘的眼镜·····	(292)
清账·····	(299)
编译者的话·····	(307)

现代地狱纪游

(一) 苦 差 事

一位职员通知我，说主编找我。现在是十点钟，主编肯定还没有上班。

我问：“主编来了吗？”

“大概还没有，他一般在中午才来。”

“那他怎么能找我？”

“是主编秘书来电话说的。”

奇怪。通常主编总是直接来电话，怎么这次却让秘书来电话呢？十点钟，米兰市的天空一片灰濛濛，看来随时都可能下雨。

十二点，主编来了，我忙迎上前去。今天是四月二十七日，天下起雨来。主编宽大的办公室很昏暗，不得不打开灯。

他笑着要我坐下，看来他情绪不错。

他说：“亲爱的布扎蒂，好久没有见到您了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
“不是说您找我吗？”

“我找您？他们搞错了吧？我没说要找您呀。没关系，能见到您我很高兴。”

主编是个热心人。但在他过分热情时，往往表明他正在筹划什么事。我们都明白这一点。只要他过分热心，我们就会感到不安。

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坐下，桌上堆满了文件。他总是那么忙，顾不得收拾。他把手指放到嘴边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对了，布扎蒂，我想起来了。我昨天是找过您，不过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“派我外出采访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我也想不起为什么事了。”

他似乎想起了另外一件事，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亲爱的，贵体如何？您脸色真好，看来我这话是多余的了。”

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电话响了。他抄起话筒

问：“喂，你好……什么？什么事？那是下周的工作……不急……不过要选个适当的人。当然，采访员不缺，可这次任务比较特殊……。不，不行，我说过，不行就是不行。我也考虑他比较合适……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一提这件事，我就想到了他……有时间我同他聊聊……好吧，再见，亲爱的。”

他在打电话时，不时有意无意地瞟我一眼。

我是个细心人，估计他们在谈论我。这种巧合是常见的，从主编的神色里看不出丝毫异样。他虽然不时看我一眼，但似乎心不在焉。他身穿一套漂亮的蓝海军呢制服，白衬衣、波尔多式领带。

他放下话筒，友好地对我说：“斯达兹从罗马打来电话，准备往埃及派一名常驻记者，您知道了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您看派松尼去怎么样？”

“他？我不太了解。听说是个满不错的小伙子。”

“就是年轻点，培养一下是可以的。”

他把拇指插进坎肩里，这说明他要谈实质问

题了。他装做轻松的样子说：“那，亲爱的布扎蒂……”

“派我去埃及？”

他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您去埃及？不，我连想也没有想过。要是派您外出，也得找个更重要、更好的地方。”

我起身告辞，他一直把我送到了门口。之后，我从门缝又望了主编一眼，我发现他的笑脸收紧了，象律师望着被判刑的罪犯一样望着我。

我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。肯定出了事，绝不会是简单调换一下工作或去出差这样的小事，也不会是什么新措施或新的处罚条例，而是一件大事，一件足以打乱我的正常生活的大事。

在走廊里，我遇见了桑多·卡巴迪，他问我：“他也找您了？”

“怎么，您也被召来了？”

“不光我，都找了。格菲、达米尼、波比西、阿默米尼……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谁知道，也许天要塌了，怪神秘呢。”

“为什么神秘？”

“咳，头脑发热呗……”

主编打开门，站在门口，静静地望着我俩。

“卡巴迪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。”

我快步跑下台阶，正要走，听到背后有人叫：“布扎蒂先生！”

我回过头去，虽没看清是谁叫的，但声音象是主编。

我感到不幸，似乎命运之神的毛茸茸大手伸进了我的心口。

这时响起有节奏地走下台阶的脚步声。这声音我十分熟悉，一听到它，就知道不妙，果然他对我说：“主编找您。”

主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他开口说：“布扎蒂，有一件事……”

“去采访？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可能……”

他停了，似乎遇到了难题，把双手交叉在一起。我只好耐心等待。

“可能……我并不信，但是……恐怕这件事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他头靠在椅背上，停顿了片刻，象下了决心似地说：“亲爱的布扎蒂，您愿意去了解一下城市化工程的进展吗？”

我问：“城市化工程？”

他递给我一支烟，自己也点了一支。

“……在城市化工程中，一位叫什么多良尼的工人好象发现了什么东西……是在桑比诺挖地道时偶然发现的……”

我望着他，心里害怕起来。我问：“要我去干什么？”

“他在挖地道时偶然……据他说，他发现了，发现了……”他有些犹豫，又有些为难。

我催着问：“发现了什么？”

他盯着我，说：“发现了……我自己并不信……”

“说吧，主编先生，没关系。”

“他说发现了地狱之门。”

过去中国有个叶公好龙的故事，当真龙到来时，他吓坏了，我就跟叶公差差不多，一下子吓得手足无措。我问：“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好象是可以的。”

“地狱？”

“对，地狱。”

“阴曹地府？”

“对，阴曹地府。”

一阵寂静。

“我能去干什么呢？”

“这只是一个建议，一个设想……”

“还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“无人知道。”

“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事也凑巧。多良尼夫人是我们一位老记者的女儿。”

“发现这个门时，就他一人在场？”

“不，还有一位。”

“那一位也没有对外人讲过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那人很好奇，从这个门钻了进去，再也没能出来。”

“那我？”

“我重复一遍，这只是一个建议。您不是在这方面很有点名气吗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去？”

“一个人去不易被发现。试试看吧，用不着带通行证，我们同他们没有来往。只想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是不是维吉尔^①式的幻想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到那儿后，怎样才能装得象游客呢？”

“这个，您自己想想办法吧。多良尼说，他只往那个门里看了一眼，好象那边的人和我们一样，有血有肉，并不象但丁《神曲》里所描写的那样。他们穿着也和我们差不多，那边也是个城市，有电灯、有汽车，混进去比较方便。但要完全装得象游客，还得花点功夫。”

“那就是说要我去挨火烧了？”

“傻话，谁还相信地狱里有火呢？我再说一遍：表面上那里和我们阳世一样，有住宅、有酒吧、有电影院、有商店。看来魔鬼们并不……”

“多良尼的伙伴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？”

“谁知道。也许迷路了，也许他认为那边好，不愿意回来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地狱之门偏偏开在米兰市，而没有

^①维吉尔：公元前一位拉丁文诗人。

开在其他城市呢？”

“我插一句，这个说法不准确。据说这种门有好几个，每座城市都有，只是未被发现罢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从记者角度来看，这也算是一桩奇事！”

“从记者角度……可是会有人相信吗？要有材料，要有照片才行。”

我喘息起来，似乎这所地狱之门正在我面前慢慢打开。我不能推辞，否则会被当成胆小鬼。但我确实很害怕。

“布扎蒂，先别下结论。我对此也并不信，这件似是而非的传闻还有不少疑点。为什么不先去见一下多良尼先生呢。”

他递给我一张便条，上面打印着多良尼的地址。

（二）多良尼的秘密

我去找多良尼。他在米兰市地铁处工作。是他在挖地铁隧道时发现了地狱之门。

正如主编所说，多良尼夫人是我们报社一名老记者的女儿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。

多良尼的住宅前是一条小街，他的门牌是

桑·罗马街三十二号，在维多利亚门附近。他、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都住在那里，是他亲自给我打开了门。

他指着客厅，说：“请进，教授先生……只是……”

我回答：“我不是教授。打扰您，很抱歉。我是来……”

他身材高大、魁梧，四十来岁，灰制服、白衬衣，面颊消瘦、整洁，衣兜里插着一根卡尺。

他是工人吗？不，他是钻探公司的测量员，是个性格开朗、严肃、又很自信的人。他有一张笑脸，胳膊上肌腱丰满，根本不是那种愚昧无知的人。

“请坐……坐沙发吧！我马上告诉您……”

“请等一下，多良尼先生，我只想……。”

他笑了，说：“我不明白，一个谣言竟会传这么远。”

“谣言？难道不是真的？”我一下子轻松了，原来是个谣言呀！这还采访个什么呢。

“请相信我的话，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对谁也没有讲过，我妻子也没对外人讲过。鬼知道谁把这事张扬了出去。而且说得有

鼻子有眼，还说我的伙伴进去后失踪了。”

“您伙伴是谁？”

“谁？我自己也弄不清，我根本就没有伙伴。”

“对不起，多良尼先生，无风不起浪，多少总有点原因吧，否则……”

他望着我一笑，说：“原因吗，当然，当然有原因了。”他又哈哈一笑。

我站起来，感到十分轻松，就象病人经过医生诊断，说他什么病也没有时的心情一样。主编干吗轻易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情呢？而我，也跟着瞎起哄。我们竟真的相信在我们的经济首都会有地狱之门。我轻松地抽起烟来。

“那好，请多原谅……您知道记者这行……”

“这没什么。能认识您，我十分荣幸。”

我一回头，发现独脚桌上有本烫金《神曲》^①，封面上是但丁和维吉尔。他俩正从乱石堆中走进地狱。这幅画象一个钩子把我钩住了。多良尼在我身后说：

“事情发生在夜里，我们那天正好上夜班。”

①《神曲》：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作。

掘土机刚走过去，在我们整理土块时……”

“我的天，看来是真有其事了？”

“噢，教授，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要是您愿意，我可以带您去看看。”

地铁处工程师维多米亚是个热心人，他虽然不信这件荒唐事，但表示愿意陪我们一起去阿芒拉广场。毛毛细雨已经停止，明月悬在中天，皎洁异常。广场大钟正指二十三点五十分，再过十分钟就是那个可怕的时刻了^①。看守替我们打开中央电梯的铁门和壁灯。

这里的地铁工程已基本完工，随时可以启用，但目前还是清冷一片。

我想壮壮胆，找话说：“这个站修得真棒！”

工程师神色讥讽地问多良尼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
多良尼回答：“在A 站台顶端。”

旅客进出全由旋转门检查。进口的旋转门是回旋式的，可以开到一百二十度。乘客把车票放进门缝里，由电子计算机检票，假如票有效，信号灯就自动关闭，旋转门自动打开，乘客就可以进去，然后门又自动关闭。假如是废票，警铃就

^①美国一部科幻电影中说，二十四点钟是人类灭亡的时刻，故西方许多人把二十四点视为不祥的时刻。